

完縣新志

傅增湘題



完縣新志

故實第七

金石 大事記 民累 重要案件
軼聞 附叙錄

金石

隋代

修孔子廟碑

在城內孔廟

碑高四尺六寸寬二尺八寸

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四月甲寅

日甲子建

北平縣令寇文約脩孔子廟碑八分書仁壽元年四月望日

金石分
域編

寇文約立仁壽元年四月甲寅朔

甲子

續寰宇
訪碑錄

公諱丘字仲尼魯國郡邑平鄉關里人也

湖佳
五字

化隆五品湯

命式被九圍推亡固存南

征北怨自茲以降奕葉載昌自毫遷顓徙相居耿不常厥邑惟

太甲修政復位以

年長高宗奮武中興而闢國微子舍孫丕承王後弗何授弟傳嗣公爵王臣顯於周盟茲
文繼於齊霸洪基遠而猶峻逢源派而不竭咸允詳諸竹帛可得梗概耳若乃寢叶休徵

精通吉夢實稟天縱豈伊人道奸稱野合無稽進以銀環育非胎教未勞書之玉板公生而龍形龜脊同角珠匡掌禮握文口爲含誨身帶鈎鈐之表胸有制作之圖反宇平目注面隆顴狼黃帝象法紫宮骨體多奇有櫟散哲者也至于幼小嬉戲常設俎豆禮容得之自然未由服習童年有志壯室而成道備先知業傳後覺善誘無倦發矇咸曉醫門多疾何擔如流導俗洙泗之鄉移風鄒魯之地而勵精好古虛想異聞學郊子於四夷慕項橐於七歲觀禮而褒吳札論樂而叙萇弘斯乃固無常師抑亦多問索矣故能論百萬之遺記教三千之束修知天地之始終爲宇宙之日月冠章甫衣縫掖佩象環結組綬雖曰居鄉之服本自君子之儀告朔則愛禮不愛羊廐焚則問人不問馬束帛以贈程子脫轡而哀舊館傷伯牛之有疾歎治長之非罪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曰仁與義咸在茲乎爲宰都城棺槨有度入登司寇政刑先立市無高豚之饒路有男女之殊陳恒逆亂故沐浴而請討萊夷阻兵敷禮義而式遏非殉舉關之力自懷聖人之勇文武不墜誠節俱宣至於

是邦必聞其政忿季孫之八貶貶管仲之三歸惡狂簡而去陳避淫樂而出魯修九六之

祕室兼十五之儒術志在大經行依大本論交淡乎若水比德溫其如玉嗟伯禹之菲食
好文王之昌菹通窳於周公贈言於李老視若營四海知能該百世學儔尊敬未曾越履
履影群居侵沐不羨羽蓋龍祈然而宮牆數刃宗廟之盛難覩韋編三絕精微之教罕傳
時臨杏壇之上或遊舞雩之下雖有樂於山水不同群於鳥獸飛軒歷聘是曰東西南北
干謁世主誠求除害安民將爲木鐸儀封已啟天授制法金王丘明傳於國典然才生無
位德出非時用絕東周道窮西狩忽及兩楹之奠奄從七日之期春秋七十有三魯哀十
六年即世弟子廬墓至有六年鄉人從冢乃餘百室旣生榮而死哀亦云亡而國瘁於漢
中啓顯號宣尼在 初隆嗣侯宗聖誠世俗之規矩實造化之津梁經百王以同師傳五
運而不易衛賜高足尙升天而無階揚雄法言乃稱王而僭號大戴小戴之演述前鄭後
鄭之訓詁政駿班馬之史屈宋鄒枚之辭雖復景行波瀾服膺筆削猶麟鳳之於飛走山
岳之比丘陵本是出類曾何等級生民以來實所未有也又德教洋溢高明而廣大神工
寘被探賾而索隱 載三男懸表商瞿有胤一足兩辭豫陳齊國將兩吳城白馬遙辯目

極之外魯廟素書洞知身歿之後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大隋皇帝金鏡 則天玉衡
緯地再造區寓惟新禮樂辟雍泮宮之訓已邁前王東膠西序之法復如舊典嚴師尊道
顯於廊廟離經辯業暢於遐邇北平縣令寇文約以敦崇學校實憑靈表縣前爽塏敬造
徘徊廟堂仰模聖容并七十二弟子粵惟盛德傳祀奕世次王不虧及如礪乃作銘曰立
鳥降命玉筐遺子白狼入朝金精効祉本陪虞曆終握夏紀失德後仁攸哉邈矣 禮因
治定樂亦成功遷亳徙耿禘饗郊冥饗年累世忝號同名二壬五乙四辛六丁 既移天
祿乃傳餘祚利建下車崇賢封墓有客繫馬來儀振鷺歷遠尙稱芳塵永布 孔依宋族
鄒更魯臣大舜通夢尼丘禱神胤隆聖表載誕哲人九圍十尺堯頭禹身 脩肱後耳海
口河目言則雅言服唯法服得之恭儉訓以和穆無棄弊帷不雕朽木 學替百万徒集
三千由勇賜辯閔孝顏賢升堂入室忽後瞻前詩志夏序德本參傳 入仕爲政隣方取
節兩觀始誅五惡咸絕猶風偃草如湯濯雪魯國何云天下可設 黑帝初感素王後承
位號擁立制作斯憑鳳衰有兆麟出無徵梁木其壞農山絕升 爰創壽宮即安靈宅彤

階皓壁文梁雕柱美含輪
免度應規矩瞻奉儀形學徒遊聚
六藝并合九聖同尊自衛
返魯咸歸孔門鏤銘遺則永播微言藏舟或徙科斗恒存

唐代

移隋孔子廟碑記

李思訓移隋碑記貞元十年立完縣學中

畿輔碑目

正書陽象初文貞元十年在隋孔子廟碑側

續寰宇訪碑錄

孔子廟碑題名

隋碑側唐人題名

畿輔碑目

謹按此當即是貞元重立隋碑時題名也

畿輔通志

石浮圖

坐落吳村北街

張君友上爲天皇后及法界衆生敬造石浮圖一
壠普同供養大唐上元二年二月八日

蓋聞道教虛凝法宗澄邈非易量其近遠固難知其淺深是以鶴色西浮馬經東闡法船
遐涉晉海泛於澄漪慧雨遙靈火宅濡其烈焰緇衣之衆味至道以求真黃服之徒望同
歸於淨土童男雪嶺訪至道於山巖大士留言布虛空於寂滅布茲妙莞鬱構珍宮爰割
金田營崇寶藏是以祈岱宗於祕石採燕玉於山庭岫起雲衢沙離慘裂猿鳴哀怨悲翠
嶺而將頽啼鳥連翩痛幽巖而將謝風雷電掃拂雲路以摧峯石 驚濤激金波於流岸
玄龜負卦順兆墨以營求白鹿呈形感靈心而表應功成誦作故錄紀於斯文敬勒芳名
應永隆而不滅 採訪

龍興觀造象碑

在神
南村

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

正書碑高漢尺四尺八寸寬二尺七寸六分列爲三層第一層龕佛一鋪高一尺三寸寬
二尺龕外兩旁各有大字題識二行第二層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十三行行十五字下
一層叙述造象之事亦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字較心經字微大此二層後尙留八行餘地

無字餘地後二行字數不等題識造象人名行末題年月又此觀中別有一石橫漢尺二尺六寸高一尺五寸較碑字稍大共十二行行十五字俱題造象人名蓋造象人名多前石書不完故又置一石也

保定府志

宋代

游五雲泉記

在大蒐山東北

元豐八年孫絢

謹按孫絢宛邱人文云題於巖石蓋磨崖刻也

畿輔通志

北平軍之西三十里有山曰大蒐盤紆延亘甚遠東折而北去如控如擒不知所極右爲晉限後與燕接形勢雄秀氣象洋潏回抱一境嵐光翠色映帶城郭望之如屏山下有泉五出巒沸甘冽信乎靈源也華清洋洋蕩邪難老子以注茲可試珍葬于以挹彼可釀嘉醕潤物善科所施尤博泉側有浮圖氏居之迺構亭泉上以待來者然而僻處于一隅不記圖經惟此一方人知之莫顯于世也使君彭成侯好事博雅趨向清高元豐八年秋因境內到此仰瞻崇嶺俯臨泌流躊躇愛賞樂而忘歸與賓僚跂石而坐放懷瀟灑若遊方

外由今觀昔超然自得如在山陰蘭亭之間忘形放浪不知世殊之相遠也且嘆曰人之奔驚于聲利之域汨沒于塵埃之中而未嘗休息信爲勞矣若登山臨水乃性分之所適固仁智之所樂也而靈迹不顯宜有以名之于不朽因謂泉曰五雲又榜亭曰濯纓且謂絢曰可題于巖石紀一時之遊使後之來者詹感殊跡雖千百年依然寧不興懷乎絢曰昔謂登高能賦可謂大夫者以能感物叙述也又夫子謂益友者友多聞若予者何以當之然物之有不幸而隱晦待人而後顯者豈非時乎昔酈道元爲水經及張又新定試茶水品靡有不載以至于巴峽之僻陵谷之幽收遠窮險龍蛇猿獠所居及乎異域水源所出非耳目所接而難遽者可謂詳矣若此泉者五出特異又處中國之近在燕趙之交車馬衝會非異域之遠巴峽之僻獨無聞而見遺可謂不幸矣豈昔之所未有而發之於近世耶何前人寂無述耶歷年之久因今而顯蓋自公之始矣噫士之遇不遇亦猶是已何止斯泉乎因書於石宛丘孫絢記

舊志

木蘭祠宋代臥碑

嵌城東門外
木蘭祠南壁

本文與文徵中載無名氏之木蘭辭大同小異蓋實係一辭其稍有不同者傳寫之誤也
全文不錄僅將不同之處分記於後以備參考本文即足何文徵中詞則為唧唧復本文

燕山胡騎文徵中詞則為燕山鐵騎本文無賞賜百千縱何本文願文徵中詞則為願本文無明駝

本文出迎相文徵中詞則為出郭相本文姊妹聞文徵中詞則為阿妹聞本文對鏡理文

徵中詞則為當戶理本文着戎舊文徵中詞則為着我舊本文火伴皆文徵中詞則為火伴

始驚本文相隨十文徵中詞則為同行十本文兩兔傍文徵中詞則為雙兔傍

余舊傳古樂府辭道木蘭事最詳然不識蘭何女子也熙寧辛亥九月自中山由蒲水過

其祠甚宏因得謁之訪求遺刻無有焉獨感蘭懿烈不昭為之歎息輒錄其辭寄郭侯使

得揭於堂庶來者覽之則蘭之茂行雖歷千百祀如在今日廟榜目變蓋傳疑也辭舊不

載名氏亦從而闕云河南錢景初題供備庫副使北平軍使兼管內勸農事郭寅立石

金代金進士題名記大德六年秋七月山東馬利用

謹按此碑亦劉安仁創刻而文與趙孟頫所撰文意合而辭不同豈僅此進士題名一

記之不足而必再記之耶劉安仁之志趣殆可想見矣縣志刻此碑文稱侍郎趙公子

昌書子昌當是子昂之訛蓋就前碑而續刻記文也

畿輔通志

金源氏之有國甲子兩週矣其典章文物大抵監漢唐遼宋之遺制斟酌損益取宜于時者布在方策蔚爲一代之成規尤重儒術設科取士至大定明昌之際世教清彝民物殷阜金革塵息絃誦風布是時人才傑出肩背相望皆由少長於黨遂之中習熟乎庠序之教而有以致然也國家培植涵養之功至是極矣如北平一郡自陳喬以下進士四十有一人相繼甲乙可謂極天下之選而後得之傳曰才難不其然乎或崑崙清峙壁立千仞或汪汪襟度波澄萬頃或醇德不二具體古人之蘊或介然自守弗乖用舍之宜至于究易之精微洞詩之風雅得春秋經世之大法達禮樂制作之淵源明虞夏商周四代之書探孟荀韓楊諸子之說發揮正道接乎伊洛其于聖門之功爲大他日羽翼臺閣分符州郡舉爲名臣金之得人于斯爲盛若夫英功茂績存諸國史茲不復論鄉人僉事劉公安仁好古博雅剛直之氣隱然見于眉宇之間每致意於前哲惓惓弗忘遂合耆舊登名翠

琰光照雲初且勸方來嗚呼其處心亦善矣監州及知州韓侯等復皆協謀同志願立乎泮宮以克永世貴德尊賢至矣哉侍郎趙公子昌家世名臣文彩風流輝映一時念昔先文明發不寐慨然書之大哉孝乎謂予盍記之予于是乎叙

舊志

元代

完州前進士題名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謹按文趙孟頫撰見松雪齋集其略云當金之時完未爲州永平一縣而已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劉君安仁完人也謂余曰曩吾郡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進士者刻之學宮求余文爲之記云云考永平縣金宣宗貞祐二年升爲完州至元二年仍爲永平縣尋復故而縣廢孟頫誤以至元復州爲始創殊失稽考

畿輔通志

孝烈將軍祠碑

在城東門外

達世安

謹按祠祀木蘭孝烈將軍唐時贈號也達世安河南人

畿輔通志

神姓魏字木蘭亳州人漢文帝時單于侵境大括天下民以禦神父當行戍父極痛無一男子可代已者哀嘆良久竟行神自閨中愍其父志即洗鉛粉脫梳珥變戎服貫甲胄趨赴軍中搴旗斬將攻城掠地所向輒克捷莫有當其鋒者在軍凡十二年屢立殊勛論功上首辭弗受賞願歸鄉里奉事父母文帝嘉焉特從其志漢世常作木蘭辭闡敷於前唐杜牧之亦歌其事發揮于後至今亳州猶有廟貌如社者存焉千載之上不能啟其端千載之下不能方其武彼三代諸烈不足儔也司馬遷作史記而泯其實班孟堅撰漢書亦乏其傳洎唐始贈孝烈將軍祠在完州城東門外歷五季宋金雖迭有威靈世傳綿遠莫之悉考逮我元朝在境士民歲時致祭有禱必響雨暘時若闔境翕然州之義士賈士正等深感神庇佑之惠願立瑱珉以紀其實來請于河南達世安余既嘉神之烈又感郡人之敬特爲之文弗敢辭也昔魯女殺己子而全兄孤曹娥捐己身以尋父屍此特一家之孝一介之義古今猶有崇封大饗况神能于國平大敵于民禦大患灼然忠孝赫然威靈傳之金石接之耳目如星日麗天如水泉行地無所往而不往豈若區區山林里域之神

不可越對踰境而著靈乎間有弗之信從者神輒示以景貶于其人無不膽掉神落甘心
悅服愈加肅敬十倍於人至若鬼神附麗之地蛇豕屈蟠之所皆得受約束嚴規誨役身
相從退舍相避惟恐後時故邦人奉事愈謹不敢懈怠歲以首夏上旬州人相率敬致粢
牲陳列庭前是日也天氣澄廓人情愉悅四方之來遊觀者雲屯霧集踵駢袂絡蓋不數
也祠距城不百步俯視曲逆之水泗沚走東遠望蒲陽之景委蛇拱北西接伊祁之峰翠
光欲滴南臨望都之山嵐氣可掬馬耳偃伏于左大蒐錯立於前如鳥飛獸走騰踴自獻
至乎雲氣歟作交相掩映直若神鬼效靈千態萬貌不可窮紀非神之烈安于民天必不
以此景畀神而人亦豈能彊爲者乎當風隕俗薄之餘境無驚風饕雨民絕天庇者神之
相民之福也子孝而父弟友而兄凡食土之毛悉心竭力以事其上者神之教民之幸也
其爲完人之福庸有既乎又繫之以歌歌曰衣被完人兮凡幾千秋威靈日安兮神德日
休叱風御雨兮時駕蒼虬與媧並驅兮氣吞九州山澤充斥兮獸蟹豐足倉廩盈溢兮禾
稼稔熟瓦鱗鱗列屋民熙熙鼓腹年得書大有兮惟神其相之

舊志

重修孝烈將軍廟碑

劉庭直撰并正書至元三年四月金石分編

謹按此當是後至元三年幾輔通志

鐵佛像

鐵佛院鐵佛像在伊祁山至正年造舊志

建儒學記碑至正十三年多月

修國史廬陵歐陽玄

謹按文叙至正十二年知縣高存誠修建廟學事始十二年壬辰三月朔迄十三年癸

巳二月落成三月立石舊縣志稱冬月者當誤幾輔通志

完舊有學規制湫隘弗稱瞻視近歲詔陞曾子子思與顏子孟子爲四公侑享孔子殿上完學舊像止顏孟累政因仍義不遑及至正十年庚寅春奉政大夫蜀郡高侯存誠來守是邦視事之三日受成校官周視殿宇簡陋像設未備銳志改作值歲歉民饑不果十二年壬辰歲穀既登三月朔日暨州學董正議舉初志時河南軍興供億浩穰衆有難色侯

曰軍興事雖亟吾使民有方無相斂也捐已俸千五百緡爲倡進州之富民有禮而好義者謀之咸願飲助以成侯之志乃涓吉除土庀匠需材撤故構新增崇廓延悉以復故先是完賦役不均民蹟吏弊侯至先正尺籍推民物力爲甲乙然後衆樂趨役公不廢事私不告疲糗糧芻茭餉戎事者接軫于野土木餽餽給興學者子來城中觀者知高侯之善於使民又嘉完民之敏于從善也夏四月監郡明里不花奉訓實來曉暢政理協恭高侯事益無疚十三年癸巳二月落成新殿五間視舊斥大有阡其筵有覺其樛素王南面衰衣襜褕衡紃紼十哲却肩函丈席前諸生升殿步武折旋顧瞻中庭兩廡翼然神門巍巍神道平平外而櫺星有門內而明倫有堂肄業有次祭器有庋籩豆既秩絃誦偕作吏會其几貲以緡算萬有五千朞月之間厥功懋焉學正董正具顛末以書至京謁余記之維昔子路言志聖門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路所謂有勇即孟子所謂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也所謂知方即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要之使民有勇莫大乎仁義使民知方莫先乎學校今夫仁義之功用亦周乎天下民生日用而不匱者國家興學之效神聖立極之功也王通氏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天地合德神道並行乎繼又申之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也高侯治完介於三輔當公私多故之秋一日導民興學其民應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故何哉國恃仁義之力以爲安者非一日世感孔子之恩以爲生者非一人向使國之司民社者皆知興化爲先務世之識義理者皆知事孔子爲報本兵寢刑措之風比屋可封之俗可計日而待也又豈特有勇知方而已乎余于高侯興學之政益信仲由所言治國之事出其優爲而王通氏歸功夫子之論有關世教甚大故特表而出之以爲之記云高侯存誠字明初蜀前代名儒號鶴山魏公恥堂高公以道學參大政時號高魏明初恥堂後也由經筵檢討致身歷仕集賢太常調四會尹瑞州路推官所至有惠政治完均賦簡訟務農敦學六事俱最每社置籍二民有淑慝命社長